



# 我和图书馆有缘（上）

## ——清华大学逸夫图书馆的前前后后

▣ 高冀生

### 早年与图书馆结缘

我早年与图书馆结缘的故事，大家在我的第一篇专栏《颐和园偶遇系主任梁思成》文中可以看到——幼时家住破旧小东屋，夏天西晒难忍，放学后我骑着父亲破旧的二手车，到北海公园南门旁老北京图书馆躲太阳。除了做作业，还看了许多中外书藉，其中不少名著。在中式古典建筑中，感受冬暖夏凉、宁静安宜的生活，至今不能忘怀。日久天长，我自然而然对图书馆产生了深切的感情。

1955年考大学时，我六个志愿都填写的是建筑系，当时就是想学习如何设计好房屋。当年考清华建筑系，要加试美术，考场在图书馆老馆。我一进屋，就被室内精致的西洋古典装修给震住了。我对建筑之精美，又增加了一层新认识。

有幸考入清华，在建筑系读了6年，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，有机会接触研究图书馆的前辈吕增标先生，向他深入学习、了解图书馆设计与现代模数式图书馆的发展趋势，就更加关注图书馆建筑了。再后来，我被聘为全国图书馆学会建筑专业委员会委员，参与过国内外各项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；也曾应邀访问港台、日韩、英美的大学图书馆，进行学术交流、发表学术论文等。这些都积

累了我对图书馆的“理性”知识与“感性”见识。

除了儿时和年少时对图书馆的亲切感，我的专栏文章还讲过安家北院，家住图书馆老馆背后，我经常去看书、备课。可以说，在清华的图书馆，我度过了大量的业余时间，享受了生活的美好，图书馆也成了我的第二个家。每次去图书馆，都是我欣赏、学习的机会，当年我每次看到一块块美丽的石材一分为四，拼装成漂亮的墙面；触摸着图书馆入口精雕细刻的玉石栏杆；看到玻璃地面时……都不禁感慨老馆之美。

文化的熏陶是潜移默化的，我后来在建筑设计上取得了一些成绩，规划过49所大学，设计过43座图书馆，这与我早期所受的中外古典建筑文化的熏陶、感染是分不开的。

### 老馆扩建，领导小组上任 调研先行，设计方案确定

1979年3月，学校为适应教育大发展，约谈图书馆领导，研究扩大馆舍的工作。此后，图书馆三期扩建工作就正式进入了学校基本建设的工作流程。同年10月，学校成立了清华大学图书馆三期扩建工程的筹建领导小组：解沛基副校长任组长，（建设方）图书馆副馆

### ■ 作者简介

1955年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深教授，曾获评清华大学校级先进工作者、北京高等学校优秀班主任。规划过49所大学，设计过43座图书馆，培养过几十名国内外各类研究生。其60幅钢笔速写作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。

长朱成功教授、李秀英老师，（设计方）建筑系胡允敬教授和当时任讲师的我，共5人。自此，我开始正式参与了这项有兴趣、有感情、长达12年之久的清华图书馆三期扩建工程。

一切从调查研究开始。我们首先走访了六省八市一些地方，开展调研工作。1980年，筹备小组正式开始前期策划可行性规划与建筑方案设计。当时学校提供的选址有三处，胡允敬先生带着我对每个地段都进行了详细调研，并分别做了建筑设计，进行多方案的比较。

方案一：主楼后单独建馆，在学校新区的中轴线上建新馆。

方案二：拆北院建新馆。按这个方案，新老图书馆的书库背靠背，作为两者的连接点。新馆正门朝东，面向校园南北干道。

方案三：拆三院教室建新馆。按这个方案，新建的主体馆舍向老馆西北扩展，临近西大操场东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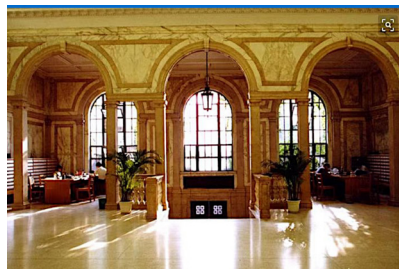
可以看出来，方案三即是后来实施的方案。

记得最后一次大型论证会是在主楼914房间召开的，这是当时建筑系可供百人就座的大教室兼会议室。那天师生满员，座无虚席。参会的领导有学校负责建筑系工作的校党委艾知生副书记、吴良镛系主任、汪坦副系主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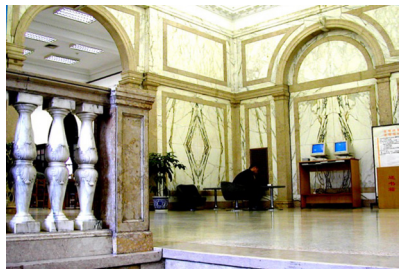
艾书记代表学校发表了重要讲话，明确指出：“主楼后一定要留出足够的体育建筑用地，这里建设图书馆不合适……”

关于拆北院的方案二，由于当地有三棵超百年的古树，汤纪敏副处长尽力奔走，也没能办下来迁树的手续。因此这个本来被在场师生看好的方案，也没可能实现了。

由于明确排除了前两个方案，能选择的就只是第三种方案了。虽然这个方案实施起来也有不少矛盾和困难，但在我们的设计中，新老图书馆将围成一个“小院”，这点大家觉得“很有创意”。与会领导和师生认为，这个方案是



清华图书馆老馆入口门厅，券窗与券廊典雅大方。



清华图书馆老馆室内精彩的拼石装修，图案经典。



第一次看见老馆书库的玻璃地面时，笔者十分震惊，老馆真是时髦又经典。



造型起伏有层次，古今中外有融合，笔者设计的云南财经大学图书馆获国家优秀工程银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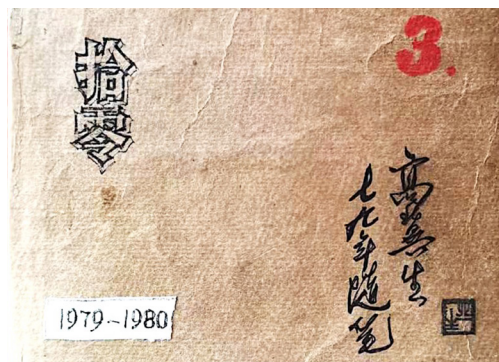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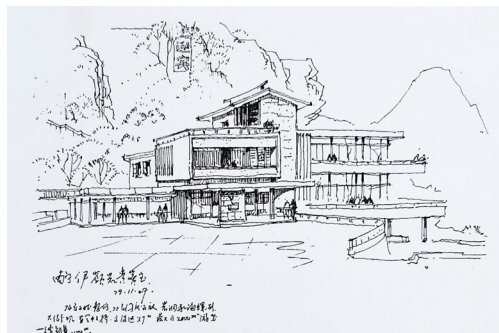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书馆主楼前的券廊、花架、坐椅很受学生欢迎。



▲ 1979年，筹建小组在南宁调研。右1为设计主持人胡允敬教授，右3为图书馆馆长朱成功教授、左2为李秀英老师，右2为广西省设计院高雷总建筑师，在中间现场做笔录者为笔者。

▶ 1979年11月27日，在南宁伊岭岩调研新建的贵宾室，右上图为笔者的随笔速写。其1979-1980年的笔记本（右下图）记录了大量清华大学图书馆三期扩建工程的南行调研的记录及速写，有128页之多。



“有可能实现的，可以继续做下去”。

三院当时是一个露天电影场，校园北区的学生和北院的教职工周末在此看电影。这块地西侧有西大操场，东侧的南北通道不便改动，对新馆设计的制约性大。此外还有两个难点：其一是新馆的隔噪距（建筑物之间需要足够的距离以降低噪声，为“隔噪距”），其二是与老馆合理对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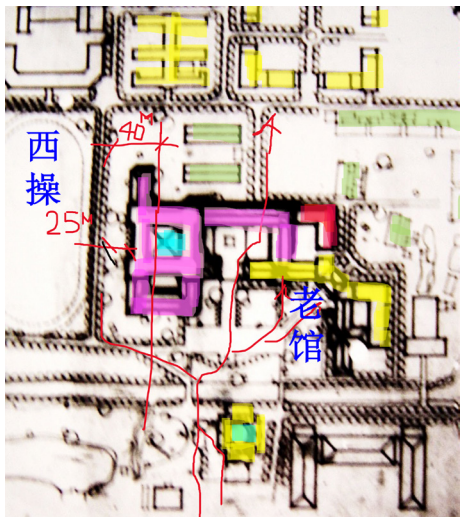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做了多个方案对比，都不太理想——有的方案主入口朝南，门前道路交叉，功能混杂；有的方案使得北面1-4号楼的学生到图书馆必须绕行……新馆的建筑体量比老馆大三倍，如果并排在一起，体量对比强烈，视觉

反差大。后来我们将新馆向老馆的西北方向后推，这样既可以利用原来的露天放映场，又因为新老图书馆不再并排，体量对比就没有那么强烈。

新馆西侧是西大操场，建筑设计对于隔噪距的要求是40米，但此处东西方向的距离有限。为此，我还代表学校到市规划局出席专家论证会，通过详细的汇报和答辩，终于获得专家组的理解，同意新馆朝西的建筑空间内部，如能安排有隔噪条件的功能内容，“就可以吃进隔噪红线15米”。我们就将新馆的书库设计在西侧，因为只存书，这不涉及影响阅读环境。新馆的主体形态，也从集中型逐渐演变成南北走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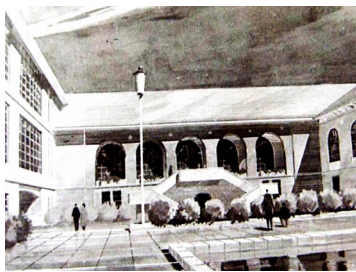
的长条形。

剩下就是新老馆如何连接了，我陪胡先生在现场反复勘查，最终选定老馆出纳台后墙为连接点。这个选择的好处是对老馆破坏少，屋顶与墙面连接方便，还不影响老馆的造型。问题是新馆内部功能流线拉得较长。后来研究决定以有相对独立功能的报告厅作为连接体，从而缩短内部阅读流线长度，还可直接对外设出入口，与新馆的主出入口遥相对应，形成内院景观轴线。新馆主体与连接体都是南北朝向的空间，正好安排阅览室。新馆的基本建筑格局就这样定了，又加上景观设计以及交通方案处理，最终形成有绿化、喷泉、水池的“园中园”。



▲ 扩建方案示意图，粉色为当时拟建的新馆。

► 1983年春，欢迎关先生合影。前排左起：关肇邨、陈雯、高冀生、王枫、冯晓健；后排左起：张肖明、徐卫国、李党、齐欣、付勇祥。



左图为付勇祥同学所画的效果图，右图为修建后实景。



### 纳入毕业设计，同学深度参与三期指导易人，设计方案不变

1982年9月，建筑系建8班同学进入毕业设计阶段，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，“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”的教学方针，系领导建议将已确定基本格局的图书馆三期建筑方案纳入毕业课程，让学生有机会参与实际的工程设计。

当时正好处在做馆舍外观造型、中庭大空间以及室内设计的建筑设计阶段，比较适合毕业设计。我当时担任建筑系教务科科长，也是毕业设计教学组长，在“双肩挑”教育思想的指导下，每天工作、学习都与学生们在一起。毕业设计教学组学员共有8名，组长是徐卫国，还有齐欣、李党、张肖明、付勇祥等，大家分段、

分工负责，继续深入建筑方案设计。我指导付勇祥同学按设计意图画出效果图，其中可清楚看到总平面的围合，拟创造宜人空间环境效果；新老馆连接点的定位与具体处理办法；连接体功能内容定位与造型风格；保留原有步道，做成过街楼，仅穿破一层；内院设有喷水池及建筑小品；庭院布置低矮绿化，不要遮挡建筑和采光，整体思想是“以人为中心，传承历史”。

1982年后期，胡允敬先生因病休息。系领导安排刚从美国进修返校的关肇邨副教授接替胡先生工作，继续与我一起指导新馆的设计。

1983年，关先生上任不久，在教研室与我约谈，中肯地提出“原

方案不错，不要再做新方案了”，我当场保证“继续把原方案深入做下去”。同年4月底，学校利用校庆返校的机会邀请多位著名建筑师在工字厅会议室，又一次组织了专家评审会，对设计院等单位又做的几个新方案，会同原方案一起再评审。评审会由校领导主持，设计方、建设方都有代表参加。我代表设计组详细汇报了正在深入设计的方案。关肇邨先生也出席了会议。当天的评审会气氛活跃、亲切。专家们对各方案进行了认真、热烈的讨论，明确支持正在深入设计的方案。会后学校基建处领导将此方案上报市规划局和国家教委，得到主管部门正式批准后，图书馆三期扩建的方案就最终确认了。📍